

## 第一章 重生到別家

「母親，您要媳婦自請下堂？」艱難的字眼從女子嘴裡吐出，帶著濃濃的苦澀，彷彿口裡是難以吞嚥的黃連。

女子梳著婦人髻，雙膝跪地，穿著薄薄衣料的她膝蓋磕著冷硬堅實的青石板，雖時值炎夏，她卻覺得冷徹心扉。

「妳這位置有人等著要，只是讓妳挪一挪。」

上首的老婦人有著高高的顴骨，她雙目微閉，手裡撚著一串沉香木佛珠，經年好吃好喝好享受養出來高高在上的氣勢，看著會叫人打哆嗦。

原來婆子們的話是真的，那被她當做天一樣的夫婿要納妾入門，不，不是妾，是迎娶新妻，對方家世斐然，出身名門，自是不肯屈為平妻，而自己這無權無勢的糟糠妻則是擋了人的道，所以婆母要她自請下堂，給新媳挪位置。

屋子裡很靜，佛珠相叩的聲音在安靜的正堂裡顯得格外響亮。白踏雪下意識雙手揪緊衣裳，想為自己爭點什麼。「相公答應過我，只要我不喜歡，就不會有其他的女人。」

麥氏瞪眼斥喝，「愚婦！放眼官大人家哪個不是三妻四妾，我兒如今身為朝廷棟梁，迎新棄舊，人之常情。」

好個迎新棄舊，人之常情，輕飄飄的幾個字，彷彿這再稀鬆平常不過，所以，她為了身為朝廷棟梁的相公，就該把苦水往肚子嚥，摸摸鼻子大度的讓出正妻的位置？

「要是媳婦不答應呢？」她胸脯起伏著，微顫的聲音多了幾分硬氣，那多年的委曲求全悉數化成憤怒。

她一說完，麥氏的目光頓時就像刀子一樣的射了過來。

「為了我兒的前途，妳不答應也不成，白氏，讓妳自請下堂是看在妳嫁入我奚府十餘年，給妳留點臉面，妳要是不知好歹……」未完的話裡有股狠絕。

「母親，媳婦自嫁入奚府，自認行得正，坐得直，無愧於心，盡心侍候公婆、相公，善待叔子小姑，即使算不得賢慧，也絕對稱得上好，要我自請下堂，休想！」她字字鏗鏘，為了這個家，她傾盡所有的一切，這其中的辛酸血淚又有誰知道。不說耗費的心力，她婚前省吃儉用積存下來的嫁奩，早盡數拿出來用在奚家人身上，或者說整個奚府的吃穿開銷用度，都在她的肩頭上。

當年，她嫁給奚榮的時候，他不過是個不起眼的生員，家徒四壁，只有幾疊換不了銀子的破書，家裡過的是吃糠嚥菜的日子。

為了讓他出人頭地，要進書院學習、備考，要有束脩和節禮，要上京趕考，要備路費和住宿開銷，花錢如流水，她沒抱怨過一句話。

期間，小叔子小姑婚嫁，聘金彩禮等事事項項也全由她負責。

奚榮中舉後，他從一個芝麻小官慢慢往上爬，要打點上峰、同僚應酬交際，無一不是向她伸手，之後在短短幾年內，他就成為正七品的六科給事中，握有監察六部之責，權力不可謂不大。

而以他的善於鑽營，什麼時候還會升遷猶未可知，但是在一般人眼中，他就是隻

閃亮亮的金龜。

雖然他已經三十歲，因為閱歷豐富，除了俊俏的面貌，更見一種智慧和深沉，這樣的男人，不難想見多得是想託付終身的女子。

至於她這糟糠妻早不復青春，多年的家務操持、商鋪奔波，哪及得上正值二八年華的女孩，而夫妻長期的聚少離多，她身邊連個孩子都沒有，這對急於再更往前一步的奚家來講，她不只沒有了利用價值，甚至還成了奚榮的絆腳石。

白踏雪心存最後一絲希望的開口，「母親，相公他……」

「告訴妳，我的意思就是我兒的意思，再說，妳嫁入我奚家多年，連個蛋也下不來，單就無所出這一項，就足以將妳休離，現在好好的跟妳說，是讓妳別再佔著糞坑不拉屎，若是不知道順著階梯下來，難看就是妳自找的了。」再也掩飾不住的厭惡隨著話語從麥氏口中冷冰冰的吐出。

她不自請下堂，便打算用無子的理由來休棄她？這麥氏也不想想她至今沒有孩子是誰害的？要不是為了這一家子的大筆開銷，她哪裡會因為過度勞累流掉了腹中的胎兒？此後再著胎不易。

「我不相信，相公他不是那等趨炎附勢的小人！」白踏雪的臉有著異常的蒼白，眼神淒厲。

因為她知道，愛子如命的麥氏說的是真的，若是沒有奚榮的默許和授意，麥氏是不可能對她開這個口的，但她還想自欺欺人。

「妳這無知婦人哪裡會知道我兒的鴻鵠之志！」麥氏滿眼鄙視。

白踏雪渾身冰涼，知道自己終究被「一家人」背棄了。她一直只有一個人，原以為嫁人了，有了渴求的家人，這會才知是自己太傻。

麥氏見她被自己震住了，唇角揚起，「外頭的乞丐求到門前來，我都會讓人施捨些銀兩還是粥飯，妳我婆媳一場，我也不能讓妳什麼都落不著的走。」她順手招來侍候的嬤嬤。「去拿二十兩銀子讓她帶走，就當做是給我兒積德行善吧！」

「老太太您真是慈悲！」

麥氏掃了那嬤嬤一眼，點頭微笑。「妳是個貼心的，就照這數去拿來吧！」

白踏雪聞言渾身血氣上湧，再看見那用碎銀子拼湊出來的二十兩，身子直晃，她在奚家十餘年原來就值這些銀子。

她把銀子接過來，站起身，趨前幾步，接著將其全往麥氏的臉上擲去，「吃人不吐骨頭的賤婦！妳會遭天打雷劈的，報應不爽！」

事出突然，麥氏一時反應不及，被銀子砸得正著，歪倒在榻上。

一旁的嬤嬤丫鬟們驚叫出聲，有的尖聲喚人來抓白踏雪，有的上前攙扶麥氏，屋裡亂成了一團。

白踏雪露出一抹苦笑，這樣不痛不癢的一砸，根本消滅不了她心裡的痛苦和恥辱！白踏雪啊，這就是妳努力半生餵養的「家人」，妳該醒了，別再執迷不悟無視他們無情的對待！

看著一屋子的混亂，前塵往事如同潮水一般湧上心頭。

突然，兩個衝進門的粗壯僕婦壓制住白踏雪，她下意識的掙扎抵抗，接著聽見麥

氏的尖叫——

「來人，把準備好的藥給我灌進這賤人的嘴，我看她還能囂張到哪裡去！」

一個僕婦上前粗暴的撬開她的嘴，然後有人把燙口的不知名藥汁灌進她的口中，熱辣辣的液體幾乎燙傷她的喉嚨，她怎麼也掙脫不了桎梏，有些藥汁因此噴濺在她的臉上。

混亂中，她隱約聽見一聲嘆息——

「母親，趕她走就是了，您這又是何必？」

「難道留著那張嘴讓她到處去說我們奚府的不是嗎？」

白踏雪知道自己要是不拚命離開，怕是要死在這裡，也不知哪生出的力氣，她突然掙脫那些僕婦的箝制，轉身如箭一般的朝著大門飛奔而去。

白踏雪心死了。

原來她奉為天的夫君就躲在暗處，看著她遭受這一切，到現在她才認清自己交付身子與一片真心的男人……不如一條狗！

從此，與、君、絕！

守門的下人也不知發生什麼事，沒有人上前攔阻，任由白踏雪衝上了大街。

街上車水馬龍，車輪輾輾聲不絕於耳。

白踏雪被眼淚模糊了視線，她想張口喊，卻發現一個聲音都發不出來，那毒婦給她灌的竟然是啞藥！

奔跑著的她喉嚨痛如火燒，眼前所有的事物一片朦朧，突然一陣急促的馬蹄聲接近，下一刻她的身子凌空飛了起來，在一片的驚呼聲中，她不知又撞上什麼，然後砰地一聲落到地上。

她感覺全身骨頭像散了似的，鮮血以極快的速度從七竅湧了出來。

透過一片殷紅，她看見一張清瘦如謫仙般的臉龐，那雙如暗夜星辰的黑眸泛著淚，雙手貼撫在她兩頰邊。

「別死！」

這世間還有人在意她的死活？用這麼痛惜的聲音留她？

在眼前放大的臉有點熟悉，如果再豐潤一點，必是風華絕代，向來記憶極佳的她依稀有一種好像在哪見過的感覺。

但，到底是誰呢？

今生怕是再沒有機會得知了。

她默默吐出最後一口氣，闔上眼的同時，兩行血淚沿著眼角流下。

「聽說是許給了隔壁鎮上的富商嚴家的嫡子。」

「什麼，是那藥罐子，不是聽說熬不過年底？那是火坑啊！三老爺和三夫人居然捨得？」

「有什麼捨得捨不得的？這個家是誰當家的？可不是那一房的人。」

阜鎮盛府的西南偏院，兩個婆子躲懶的歪在一堵院牆外，確定這時間點不會有人在附近走動，大刺刺說起府裡最近發生的大事。

「欸，這話得小著聲說，要是讓人聽去，妳也落不著好。」矮胖的婆子雖是有些瞻前顧後，但仍眼神不敬的瞥向院牆。

「我不說難道這事就能揭過去嗎？老夫人是個不管事的，妳我都知道這個家誰在拿主意，大夫人一聽說對方看中五姑娘，可是滿口答應，聽說還一口氣得了一半彩禮的六十兩銀子，等正式迎娶後還有剩下六十兩可拿，一百二十兩，這麼多的銀子，怎麼看上的不是我家那丫頭？」高個頭的婆子一想到一百二十兩的彩禮心頭怦怦跳個不停，銀子多可愛啊，要是她能得該有多好。

矮胖婆子撇了撇嘴，「妳少臭美了！五姑娘再怎麼說也是姑娘，人家怎麼會看得上我們這當奴才生的丫頭！」她口中雖然這麼說，眼底全是幸災樂禍。

大房自作主張要「賣了」三房姑娘這事，整個盛府從在正房聽差到廚房裡燒火的丫頭都知道，前夜三房的五姑娘在哭鬧無用之後憤而自縊，遭人救下後現正昏迷著。

「奴才生的丫頭怎樣了？我那丫頭長得可也不錯，未來或許能嫁得比五姑娘還好！」

「是是是，這要是沖喜不成就得守寡了？嘖嘖嘖，年紀小小就守寡，往後的日子可怎麼過？」

高個婆子一副萬事通的模樣說：「還不是六姑娘看上了師爺家的公子，大夫人為了攀上這門親，急需要銀子疏通關係，這才把腦筋動到了五姑娘身上，應允嚴家的提親！」

「妳真厲害，什麼都知道。」

「那當然，我和妳不一樣，也不看看我在哪裡當差！」有人尾巴都翹起來了。

「我知道，姊姊是大夫人院子裡的，往後可要記得多照顧妹妹我啊。」

兩個婆子就隔著盛家三房院子的薄牆，肆無忌憚的說著主人家的長短，偏偏牆後邊也一點動靜都沒有。

「要我說，三夫人最好能把五姑娘給勸轉了心意，否則，大家鬧得難看，到時候也不知吃虧的會是誰？」

「說的也是，五姑娘要是乖乖聽話了，大夫人還會說她乖巧識時務，這些年要不是大夫人把盛府內宅的事務料理得井井有序，大家又哪來的好日子過，做人啊，不能太忘恩負義，會被雷劈的。」

閒話說完了，兩個婆子才甘心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。

嘖嘖，這三房的人在主人家根本和透明人沒兩樣的，活該被大夫人搓圓捏扁，尋常人只要有點血性的，誰不會出頭替自己申辯兩句，偏生這房的人從上到下屁也不敢放一個出來。

那五姑娘再不甘願，只能怨自己投錯了胎！

這些糟蹋人的奴才！兩個故意來噁心人的婆子說的話，一字不漏的全聽進薄牆另

一邊的煙氏耳裡。

坐在床邊小凳上的她氣得雙手顫抖，已經腫成核桃般的眼，又落下斷線珍珠般的淚珠。

「我苦命的踏雪啊……」

不大的內室，床榻上躺著一個雙眼緊閉，年約十三，身子骨卻瘦弱異常的少女，她巴掌大的小臉慘白，嫩唇毫無血色，孱弱得像個瓷娃娃，脖子處一圈駭人的紫紅痕跡，看著仍是怵目驚心。

「老爺，大夫人根本是把小五賣給嚴家，連那些下人都來糟蹋我們，這盛府的人分明、分明沒把我們三房放在眼裡！」

盛光耀坐在靠窗的松木圈椅上，繃著臉，悶不吭聲。

「這整個阜鎮誰不知道鄰鎮的嚴家大少是什麼樣的身體，女兒真要嫁過去，只有守寡的命，一輩子那麼長，這是要小五怎麼辦？」

盛光耀像是沒聽見的毫無回應。

「老爺，我是不賣女兒的，誰想賣我的小五，我就跟他拚命！」她一張淚痕斑斑的臉有著決然不屈。

看著什麼話都不說的相公，她忽然來氣，「盛光耀，你倒是說句話呀！」

盛光耀看了眼躺在床上，看似毫無生氣的女兒，不悅的瞪了眼煙氏，見她含淚的眼神心軟了幾分。「妳小點聲，小五還睡著，我去向娘說我們小五不嫁就是了。」

床上少女其實已經醒來有那麼一會兒，只是未睜開眼，她是被煙氏的哭聲給喚醒的。

將醒未醒時的她，把方才外頭婆子的挑釁和屋裡這對陌生男女的對話都聽入了耳中。

她皺了下眉頭，輕咳了一聲，長長的睫毛微顫，終於睜開的水眸帶著茫然，看向頭上的床架。

煙氏歡天喜地的喊道：「小五啊，妳可醒了！」

她這一叫，連在窗邊的盛光耀也起身走了過來。

看著女兒臉白如瓷的憔悴模樣，分外嬌弱，令人心疼。

見少女不發一語，煙氏才乾沒多久的眼又漾起了淚，捂著嘴哽咽說道：「小五，妳為什麼這麼想不開，妳要是有個萬一，叫娘怎麼辦？要不是阿瓦剛好進門換茶，娘真不敢想……妳要是有個三長兩短，娘也不活了！」

「別哭哭啼啼的，小五這不沒事嗎？」盛光耀語氣略帶不耐煩。

少女轉頭看著坐在床邊，哀哀哭泣著的煙氏——

這是她的娘啊？

看著年歲不大，秀麗的眉睫楚楚動人，頗有一番韻味，一看她睜眼，顫抖的握住她的手不放。

至於站在邊上的男人大概三十五、六歲，中等身材，身上一件松江細布長袍，古銅膚色，臉上有微微的鬍渣，濃眉大眼，很有幾分英氣。

這是她爹？

「墨娘，踏雪看著還累著，有什麼話等她好好休息過後再說吧。」

煙氏用帕子按了按眼角，伸手替像又閉眼睡去的少女掖了掖被子，隨著盛光耀走出房門前還仔細的叮嚀了丫頭阿瓦，要她細心看護著姑娘。

少女聽見腳步聲漸遠，睜眼掃向頭頂的帳幔，是半舊的帳子，蓋在身上的被褥摸著也輕薄，房裡的擺設很簡單，一把圈椅、兩張小凳、一張几，就這樣。

她看了眼一旁眼睛浮腫，顯然哭得很慘的丫頭，示意她過來把自己扶坐起來。

阿瓦動作輕柔但俐落的將她扶坐起來，再在她腰後墊了個枕頭，之後快手快腳倒了一杯茶，端到她面前。

少女伸手接過，忍著喉嚨的不舒服，慢慢的啜了幾口，等這一杯茶下肚，總算小解了喉頭的乾渴。

阿瓦接過她遞回來的杯子，看她不甚有精神，忙又扶著她躺下。

少女在閉眼之前，告訴自己——

踏雪，如今的她叫盛踏雪。

盛踏雪這一睡不知睡了多久，當她幽幽轉醒，窗外淅瀝瀝的下著雨。

甫睜眼，她就看見坐在床邊的煙氏，她穿著秋香色的交領衣裙，雲鬢斜插一根沒有任何花樣的銀簪，手上拿著繡子繡著花，聽見她發出聲響，轉頭眼巴巴的瞧著她。

她思索著要怎麼把一個陌生的婦人當做娘，最後只能露出一個微笑充數。

阿瓦掀了簾子進來，手裡捧著盛著熱水的木盆。

煙氏扶著女兒起來梳洗。

沒多久一個年紀大些的丫頭提了食盒進來，她是侍候煙氏的大丫頭，叫秋蓮。

一碗白粥，兩碟小菜。煙氏看見這菜色，眼眶又紅了。「秋蓮，我不是讓妳吩咐廚房的人給五姑娘煮些營養的吃食嗎？」

秋蓮猶豫了下，「夫人，陳婆子說廚房的食材都是有一定份額的，想要額外的吃食，得拿銀子去。」

煙氏聞言，淚珠又開始在眼眶裡滾動，「這是欺負我們這房的人，要是大房去要東西，那老東西敢這麼說嗎？」

盛踏雪發現她這位娘親簡直就像是水做的，動不動就淹水。

看起來他們這一房在盛家很是弱勢，連下人都沒把主子放在眼裡。

盛踏雪忍著喉嚨的不適，對著煙氏搖搖頭，讓她寬心。

煙氏聲音哽咽，「都怪老夫人把心都偏向大房、二房那邊去了，我們謹守本分的過日子，別人偏還要整治我們，這回，還把主意打到妳的身上，幸好妳沒事，否則……」

盛踏雪慢慢把白粥喝完，小菜也吃了一點。她的肚子空空如也，身子半點力氣也沒有，能做什麼？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看起來這個盛府也不是什麼清靜的家庭。等阿瓦和秋蓮收拾好便退了出去，屋內只剩下母女二人。

「娘，把眼淚擦一擦，哭，是……沒有用的。」即使喉嚨刺痛、聲音低啞，她還是艱難的吐出長串的字句，結果才說完，便一陣嗆咳不停。

煙氏伸手急切的拍著女兒的背。「我也知道，只是眼淚不聽我的。」

她這便宜娘也是個妙人。

「我剛醒來，腦子……渾渾噩噩的，有些事不太記得，娘……和我說說這個家……裡的事可好？」

煙氏不疑有他的給盛踏雪說了一下盛家的事，因為心中早有不平，還多說了一些其他的。

盛老太爺的祖上三代都在泉州從商，盛老太爺這一支很早就離開故鄉，來到河間府落地生根。

盛老太爺娶妻荊氏，育有三子四女，可惜么兒和么女早年夭折，後來老太爺納一妾室，生下盛光耀這個庶子，此後姨娘也就再無所出。

盛老太爺的三個兒子，長子盛光明、次子盛光輝，盛踏雪的爹盛光耀行三。

三人娶妻生子，大房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，盛丹玥、盛丹丹、大少爺盛修文。

二房子嗣單薄，二夫人房氏無所出，只姨娘生了個女兒盛丹霏。

三房就是盛踏雪的爹娘，膝下只有盛踏雪一女。

盛老太爺已經過世，盛老夫人因為膝下兩個兒子是她親生的，對她頗為孝順，十幾口人住在三進的宅子裡，因為人多口也雜，摩擦不少，又因為三房習慣退讓，久而久之更沒被放在眼裡了。

雖然不到打罵作踐的地步，但當家主母作主將三房的閨女給「賣」了，便是吃定三房不會吭聲，也沒膽子吭聲，可見三房在盛府是個什麼地位了。

盛府是商戶，卻不是什麼富商，盛老太爺奮鬥了一輩子，手下就只有兩家鋪子，一家賣雜貨，一家經營的是飯莊，至於田產，四畝的良田是自己的，餘下二十幾畝則是佃人家的地來耕作。

這樣的家產在富人比比皆是的阜鎮真的算不上什麼，但嚴格說起來，兩家鋪子只要經營得法，足夠十幾口人嚼用，甚至過起寬裕的生活。

相較於時好時壞、收入不定的雜貨鋪，飯莊是能直接看見銀子的生意，只要有兩樣拿得出手的菜色，小鎮有不少鄉紳員外，他們雖然食不厭精，膾不厭細，但總有個要談事的時候吧，誰張口不用吃飯？偶爾打打牙祭上飯館，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。

所以，盛老夫人把最賺錢的營生給了老大盛光明。

偏偏飯莊在他手上收益卻是江河日下，原因無他，飯莊仍是需要主事者用心的營生，大廚、跑堂的工錢不計，官府、地頭蛇也要打點，同業飯莊酒樓競爭等，但盛光明出手闊綽，各種來路的酒肉朋友來者不拒，抱他大腿想沾好處的人無形中越來越多，他便有些疲於應付了。

而雜貨鋪原先怎麼也輪不到三房盛光耀這個庶子掌理，起因於二房對經營生意沒興趣，也不想整日兜著幾文錢的出入帳和為瑣碎的進出貨彎腰忙碌，盛老夫人便把佃來的地和自家的四畝良田交給了老二，讓他去折騰。

她的要求也不多，只要繳稅時夠給盛家及其田莊交租子，餘下的夠一大家子一年的口糧就夠了。

因為家裡就三個老爺，鋪子不能沒人管，與其交給外人不如交給庶子，至少他還會記得自己給的這份恩情，不敢亂來。

於是雜貨鋪便交給了盛光耀，但附帶條件是，賺的錢必須全部歸入公中，他們這一房的開銷用度也是由公中支出。

自己辛苦勞動賺來的銀子一文錢也存不到，全部繳交公中，好個一本萬利的打算。這說給誰聽，誰都不幹！

只是素來庶子和嫡子待遇本來就不在一個水平上，庶子的地位低下，不說沒有可能繼承家產，就是半個奴才，主子讓你去打理鋪子是看得起你，盛光耀哪敢拿翹。盛踏雪看著自己樸實到近乎簡陋的屋子，母親頭上半銀半木頭的簪子和半新不舊的棉布衣裙，可以想見，這所謂的公中是多麼苛刻了。

因為父親在這個家沒有任何地位，難怪掌家的大房想把她「賣」了，父母連吭聲氣也不敢。

可她同情原主的爹娘嗎？並不。

自己親生的女兒受此不公的對待，連說個「不」字都不敢，實在太叫人齒冷了。

「這些話，咱們娘倆私下說說，要讓妳爹知道我和妳說了這些事，定要不高興了。」

不論相公在家中的地位如何，煙氏對丈夫還是敬畏的。

## 第二章 被趕出盛家

不高興嗎？她並不在乎，盛踏雪還未表示，外間有腳步聲傳來，門簾掀開，進來的是大房夫人蔡氏。

由於阿瓦不在，一行人未經通報便直搗黃龍。

蔡氏極講究排場，身邊侍候的前前後後有近十個，人太多進不來，只能在外頭候著，但連同進來的四個奴婢一站就顯得室內擁擠不少。

蔡氏有雙柳葉眉，乍看頗有幾分姿色，可惜一臉濃妝，嘴唇腥紅，加上一身藤青曳蘿靡子禡子，迷離繁花絲錦長裙，有些壯碩的骨架更顯龐大了起來。

煙氏起身朝著蔡氏喊了聲大夫人，蔡氏看也不看她，居高臨下，眼神刻薄的看著床上的盛踏雪，假惺惺的嘆了口氣——

「妳這孩子怎麼這麼想不開，嚴家可是難得的好人家，要不是伯娘心善，這麼好的事可就指給了別人，哪輪得到妳？」

這簡直是昧著良心在說話，煙氏氣得抖唇，「大夫人，我家小五年紀最小，要談親事，大夫人的大姑娘、二姑娘不是更合適？再不然，也還有二房的三姑娘，哪裡就說上我家小五了？」

蔡氏不高興了，她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可值得更好的。

「反正這樁親事我已經跟嚴家人說好了，踏雪的親事我這伯娘盡力便是，何必驚動老夫人？」稍早老夫人把她叫去訓誡了一番，要不是她盡把事情往好處說，處處投老夫人所好，這無疑穩賺不賠的親事怕就要黃了。

盛踏雪抬頭，一臉不解的看著蔡氏，忍著喉嚨處的疼痛問：「小五父母俱在，不



知伯娘憑什麼作主把小五許嫁？」

蔡氏被盛踏雪的言語給激得火氣上衝，深吸一口氣後，冷聲道：「是誰教妳用這種口氣跟伯娘說話的？妳的規矩教養都哪兒去了？這件事已成定局，妳好好養傷，別再搞出些惹人心煩的把戲，一個月後嚴家就會來迎娶了！」蔡氏趾高氣昂的撂下話，拂袖而去。

她以為按照以前拿捏這丫頭的法子必定能無往不利，哪裡想到會在她臉上看到那凜冽的眼神，心裡咯噔了下，這丫頭是怎樣，以前她說東，這丫頭就不敢往西去，這會兒眼神這麼嗚人，是誰給她的膽子？

盛踏雪大概弄懂了蔡氏心裡打的是什麼主意。

人善被人欺，馬善被人騎，蔡氏不就看著自己爹娘懦弱不敢反抗，既然沒有長輩替她出頭，拿捏她這麼個小丫頭又有什麼難的？

而且聽她方才說的話，她那便宜爹是去老夫人跟前說了她不嫁一事的，只是看著沒什麼效果。既然老夫人那邊指望不上，想要從這樁沖喜的親事裡把自己摘出來，還是只能靠自己。

煙氏無助的掩面。「娘真沒用，護不住小五，我去找妳爹讓他想辦法。」

盛踏雪心裡實在看不上這個只會哭的便宜娘，對上當家主母什麼意見都不敢有，對下人的踐踏甚至一味的退縮，能巴望她幫自己爭取什麼？她實在沒底。

「娘，沒用的，爹看著是已經找過祖母了，要不然大伯娘怎麼會來？」

「那我們該怎麼辦？」煙氏六神無主。

「娘，您會站在女兒這邊吧？」唯今之計，只能設法先讓這個娘和她站在同一陣線，要是一個隊友也沒有，她也太慘了。

「那是當然，小五可是娘的心肝寶貝啊！」說到這個，煙氏也不哭了。

「您若不挺直了腰桿，護著女兒，又有誰能保護女兒？只要您不答應把女兒嫁給嚴家，大伯娘難道還敢硬來嗎？」

「只要我咬牙不答應就能成？」女兒說得有理，要是連她這做母親的都護不住她，那有誰能？

她雖然面對蔡氏習慣性的就退縮，那是因為多年來他們夫妻倆對蔡氏唯命是從，但是一想到要放任蔡氏操縱女兒的親事，女兒一旦嫁進嚴家……癆病，是治不好的絕症啊！

所以說沖什麼喜，根本就是騙人的勾當！

女兒要是年紀輕輕就守寡，一生那麼長，她該怎麼過下去？

一思及此，本性柔弱的她，看著女兒弱質纖纖的模樣，為母則強的母性被激發了。

「妳放心，不管妳想做什麼，娘會一直站在妳這邊的！」

得到煙氏的保證，盛踏雪雖然不敢全信，但是多個同盟，總比孤軍奮鬥來得強。起碼不要有個拖後腿的。

休養了兩天，盛踏雪覺得自己的身子大致上已經沒什麼問題，脖子上的紅痕也逐漸轉淡，只是看著仍舊顯眼，所以她每每敷完藥之後依然將布條繫上，藉以遮掩。

這兩天，大房沒有再來人，屋裡經常只有煙氏和她母女倆，就連她那個便宜爹也只是來打打醬油，說沒兩句話一溜煙又不見人影。

他說了，老夫人的意思是盛家的女兒早晚要嫁人，早嫁晚嫁都是嫁，嫁的夫君是好是壞，得自己去過日子才知道，嚴家大公子看著雖然不是很好，但是以她一個庶子生下來的女兒，也許去了嚴家能享後福也說不定。

盛踏雪被氣笑了。

能享後福？要是那位嚴公子有個萬一，嚴家失去這麼個獨苗，還會將她這沖喜娘子高高的供起來？這簡直是癡人說夢，到時恐怕剋夫的大帽子立馬往她頭上扣，整得她生不如死都有可能。還是原主就這麼好騙，人家隨便說什麼都信？所以那位老夫人連草稿也懶得打的隨便說？

盛踏雪看向盛光耀。「爹的意思呢？」他總該有自己的想法吧？都聽別人的算什麼！

「妳奶奶的意思也沒錯……」盛光耀沒敢看女兒的眼睛。

煙氏以為丈夫會站在她們母女這邊的。

「你這個沒心肝的，我們就這麼個女兒，你這當爹的沒能耐替小五相看個好人家就算了，老夫人和大夫人要把女兒往火坑推，你還站在她們那邊，你到底是不是孩子的親爹？你就不能挺起腰桿站出來替咱們娘倆說句話？我真是命苦……」

她受夠大房了，只要是大房說的話就是對的，大房放的屁也是香的，自己的夫婿只會默默承受，連帶她這個妻子也被剝奪了話語權，明明是主子卻像聽命行事的下人。

「妳胡說什麼，娘說的話妳敢不聽嗎？妳是想害我去到哪都被人戳脊梁骨，罵我不孝？」盛光耀擰起了眉。

本朝最重孝道，孝道是座隱形的山，壓在身上甩不開推不掉，無論長輩對晚輩的要求合不合理、做不做得到，一旦違逆，路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。

盛踏雪以為這是愚孝，但是她不清楚盛光耀是怎麼想的，唯一能確定的是，他並不想為了女兒去違抗他的那些家人。

「是我命苦，這些年跟著你吃苦受罪，我沒話說，因為是我心甘情願要嫁你為妻的，可是你瞧瞧我們遇到的都是些什麼破事？大房、二房過得是什麼日子，我們過得又是什麼日子？你孝順，好，你就繼續留在這個對你沒有半點恩義的家熬到老死吧，這種日子我不過了！我要跟你和離！我會帶著女兒自己出去住！」煙氏豁出去了，把她心底的委屈都吼出來。

這些年卑躬屈膝、低人一等，日子過得再艱困她都摸鼻子認了，丈夫是她自己點頭要嫁的，但是憑什麼這個家連她的女兒也容不下？

她性子平和懦弱，原先以為丈夫跟她一條心就好了，這才幡然看清楚，他的心根本不是向著她們母女倆的。這樣的人，還守著他做什麼？

盛光耀顯然被煙氏脫口而出的話給駭住了，神情有些恍惚，「墨娘，妳這是做什麼，怎麼就談到和離去了？不過是嫁……」看了眼女兒，把喉間的尾音給吞了。

不過是嫁女兒是嗎？這個便宜爹真是騙人騙徹底，連自己都深信不移，盛踏雪無

言了。

煙氏和盛光耀多年夫妻，哪裡不知道他未盡的話語要說什麼。

「她們就是想賣我的小五，連你也這麼想！既然你們盛家人一條心，我也不礙你們的路了，我們和離！我帶著小五給人浣衣、做女紅也能過日子，又何必留在這裡讓你們糟蹋！」她硬氣了一把。

看到煙氏破釜沉舟喊著要和離，盛光耀一臉的慌亂，盛踏雪就知她這便宜爹對娘親還是有些感情，不到無藥可救的地步。

「……我這不過是還沒吱聲，我這、這就去、去向大嫂表明態度，要嫁女兒，她可是有兩個比小五大呢，怎麼也輪不到小五對不對？」盛光耀的姿態和聲音都軟了不少。

「你最好要說到做到！」

「妳怎麼就不信我了？不過這麼大的事妳總要給我點時間，讓我好好想想怎麼說。」

煙氏瞧著盛光耀，再看看女兒，有些搖擺。「要不……給妳爹一些時間？讓他想想怎麼去向妳大伯娘和祖母開這個口，總得想個好一點的措辭。」

知夫莫若妻，她知道夫君話應得痛快，真要等他去衝撞大房等人，向來被壓榨習慣了的他，還真要鼓起十足勇氣。不過至少他答應努力了不是？

盛踏雪真的想翻白眼了。好一對不靠譜的爹娘。

盛光耀低著頭想出去，卻聽見盛踏雪在他身後語氣森寒的道——

「爹，您要敢把我賣去別人家做寡婦，這輩子咱們父女的情分就算完了。」

盛光耀和煙氏都愣了，雖然知道女兒拿命來反對這門親事，如今竟然還把話說得這麼決絕。

「妳居然敢用這種態度和我說話？」他要不教訓一下她，他這爹就不用當了。

「不然我該用哪種態度跟您說話？」她的眼光毫不迴避。

盛光耀的臉一陣紅一陣白，氣得脖子都粗了一圈，拳頭捏了又放，放了又捏，最後氣呼呼的出去了。

「妳這孩子怎麼和妳爹這麼說話？」煙氏口氣略帶責問。她有多久沒看過相公氣成那樣了？

「娘，我這不是被逼急了。」盛踏雪半真半假的紅了眼眶。

她拍拍女兒的小手。「娘懂，我們就等著妳爹的好消息吧。」

最好是這樣。就怕等那便宜爹為了她這女兒不顧一切的去向大房提出拒婚，黃花菜都涼了，她不想坐以待斃，也沒道理坐以待斃！

煙氏看到阿瓦端藥進來，又盯著盛踏雪喝了回藥。

「妳這傷總算是將好了，再下去也沒錢給妳買藥了。」她嘆氣道，把藥碗遞給阿瓦，讓阿瓦去將藥渣倒了，又看著女兒歇下，這才出門。

一直待在屋裡的盛踏雪讓阿瓦扶著走出三房的小院子，能出來透透氣她還滿高興

的。

相對三房那偏僻又窄小、什麼都沒有布置的院子，眼前盛家這園子打理得真是不錯，精心蒔弄的花草一片欣欣向榮，這時節，尤其是豔麗的桃花李花開了滿樹，香氣撲鼻，配上生氣盎然的春草宛如錦繡，襯著碧空，心情都像被洗滌過一樣的舒暢。

只是她高興得太早了。

三個不速之客領著丫頭，像是算好時間的把她堵在半道上，老實說陣仗還滿驚人的。

這些日子阿瓦常給盛踏雪說府裡的事，想到一項說一項，有的落落長，有的簡要兩三句，盛踏雪把它拿來當佐飯的調味料，當閒暇時打發無聊的說書聽。

譬如，大夫人每天吃的一定要是當天採買的新鮮食材，桌上必定要有四葷四素的菜品，至於吃不吃得完，那不是她考慮的問題。

茶葉果品一定要最好的，點心除了縣城最知名的吉記，其他絕對不碰，茶葉一定要是最好的，壺裡的茶水要求四季溫熱不能斷。

大少爺和兩位姑娘自也是比照辦理，一絲都不肯將就。

所以眼前這兩個姑娘，後頭跟著四個丫頭，每個手裡拿著要不是手爐，要不是披風，要不是吃食，身分自是不難猜，盛踏雪心想，就算宮裡娘娘的排場也就這樣吧。

這一比較，落在後面的盛丹霏就有些勢弱了。

她的身邊就一個瘦瘦小小的小丫頭，頭還是低著的，連抬頭看都不敢。

「啣，身子不好就乖乖在屋裡待著，逞能出來，要是吹了風回頭又病了，還不得要家裡搭醫藥費？先前為了給妳請大夫可花了不少銀子呢。」說話間一股濃濃的香風襲來，譏笑又輕蔑的聲音又尖又利。

說話的是大姑娘盛丹玥，年十七，從十四歲就開始相看人家，可惜眼界比天高，門第差點的她看不上，家世高些的人家看不上她，這一來二去的熬到這把年紀，別說蔡氏著急，她對自己的親事也開始急躁了。

但是用她的話說，是爹娘捨不得她，想再多留她幾年。

她的長相和蔡氏如出一轍，略帶方形的臉，柳葉眉，杏眼，很不幸，骨架也隨了她娘的粗壯，據說為了讓自己好看，她每天吃的量像是鳥食，可惜成效不彰。

這會兒她身上穿的是水紅鑲銀絲牡丹花紋緞裙，要盛踏雪說，骨架大的人本來就很容易顯胖，她又穿著紅色，更有著強烈的放大效果，和與她並肩站在一塊的二姑娘盛丹丹一比，真有些慘不忍睹了。

姊妹一個模樣肖了娘，一個肖了爹。

「大姊，我們之前不是說好要去探望待在屋子裡養傷的小五妹妹？怎麼一忙就給忘了，妳瞧她那兒還裹著巾子，真是可憐，我說妹妹，妳怎麼就那麼想不開？要知道好死不如賴活呀，死了可就什麼都沒有了。」盛丹丹一副苦口婆心的勸著，但深一層去想，她對盛踏雪的遭遇沒有半點同情心。

盛踏雪要是有個不測，不只家裡晦氣，到時嚴府要不到人，遭殃的不就變成她們

嗎？所以她現在不能死，等一個月後嫁進嚴府了，她要怎樣她們也就管不著了。盛丹丹臉龐圓潤，眼下有顆淚痣，身穿煙羅紫束腰雪緞長衫，袖口用銀絲鎖邊，一對金寶結，綠寶石鑲嵌的流蘇步搖，貓眼石耳墜，比起盛丹玥的滿頭珠翠，品味不知甩了她幾十條街。

相較盛丹玥直來直往的粗暴，這位二姑娘果然如阿瓦說的，是個喜歡繞來繞去的主，常繞得人一不小心就著了她的道而不自知。

都說會咬人的狗通常不會吠，她是咬了人一口，那人還會問她有沒有把牙咬疼了的那種人。聽說以前的盛踏雪就吃她這一套，完全就是被賣了還幫著數錢的蠢貨，真不知怎會突然開竅不願當個沖喜新娘？

然而如今的盛踏雪已經不是從前的盛踏雪，她可是比在場的人多活了一世，要是還聽不出盛丹丹話語中的惡毒，那她也就白活了。

這兩姊妹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代表！要是被送上門沖喜的人是她們其中之一，最好是想得開、笑得出來！

三人之中，看著像是個隱形人的盛丹霏，垂著頭，不言不語，擺明了就是個怯弱的小跟班。

盛踏雪看著大房兩個嫡姑娘一唱一和，唇邊掛著笑容，一句話不吭。

這五妹妹好像有點不一樣？盛丹玥覺得不對勁。「怎麼了？五妹妹好大的架子，妳二姊姊和妳說話，竟敢不回應？」

盛丹玥是個沉不住氣的，在她身上看不出那種被精心教養出來的大氣，完全就只是一個被嬌慣壞了的千金姑娘。

她細細描繪的眉毛挑得老高，看盛踏雪一副沒把她們放在眼裡的神情就一肚子的火。

表面是替盛丹丹不平，其實不過是受不了被漠視。

對她來說，一個庶子生的女兒，憑什麼和她們互稱姊妹？偏偏這盛踏雪還長得比她出色，雖然稍嫌瘦弱，但那眉眼間的嬌美完全是她的夢想。

阿瓦不必盛踏雪示意，看見盛丹玥開始為難自家姑娘，她馬上伶俐的一個福身，出聲道：「還請大姑娘、二姑娘見諒，我家姑娘傷了喉嚨還沒好利索，大夫吩咐要噤聲，半旬後才能開口說話。」

盛踏雪真想給阿瓦鼓鼓掌！

這兩姊妹在她臥床那些天，沒一個來看過她，如今在這裡和她「偶遇」，擺明是來看她上吊沒死成會是什麼淒慘模樣，她的不能言語應該夠她們回去開心好一陣子了。

「什麼，不能說話？」盛丹丹忘了遮掩的笑得燦爛。「我說五妹妹，這會不會就是老天爺在懲罰妳得了嚴家那麼好的親事還不知珍惜？啊呀，這尋死的經驗想來不一般，要不要給姊姊們說道說道？」

不能說話？那真是再好不過了，最好從此都不能開口發聲，成了啞子，看她空有一張臉蛋有啥用，哼，她只配給她做陪襯！

盛踏雪轉了轉眼珠，看來她就算繼續裝聾作啞，這兩個「好姊姊」也不會輕易罷

手，可她們真當她是軟柿子呀。

她輕撫著喉嚨，假裝痛苦不堪，「……好人家嗎？既然二姊姊這麼羨慕小五，對那位嚴大公子傾心愛慕，從前有孔融讓梨，不如我這妹妹也讓出這難得的好親事，成全二姊姊的仰慕。」

乍然聽到盛踏雪沙啞到近乎粗嘎的聲音，盛丹丹樂得差點沒笑出來，她就說嘛，這盛踏雪就是個禁不起激的，隨便一激就尋死覓活，屢試不爽，她這會稍稍一刺，不就又開口了？

擺明就是個蠢到不能再蠢的蠢貨。

不過……她幡然回過神來，「誰仰慕那個癆病鬼？妳不要隨便汗巖我的清譽，再說，長幼有序，咱們家要嫁也該是大姊先才是！」

這話盛丹丹可不愛聽了，「盛丹丹妳的腦袋被驢子踢了？這會說什麼長幼有序？娘不是說，等被媒婆點中的五妹妹進了嚴家門，就有銀子替咱們疏通，各講一門好親事，妳忘了嗎？」方才還一副相親相愛、姊妹情深模樣，一見火燒到自己身上，盛丹丹馬上把暗藏的心思給掀了。

她壓根無視這花園除了自家姊妹，還有其他來來去去的下人，完全沒想到哪個隨便往外一張嘴，就能製造出無數的流言，自己或整個盛府都會成為外人茶餘飯後的談資。

盛丹丹想的只有一一 都是自個兒的爹不好，士農工商做什麼不好，偏偏家裡從商，是四民之末，比泥腿子還不如，害得她的親事這麼波折，與意中人的距離那麼遠。

盛丹丹吓了聲。「大姊，妳這是想騙誰？是妳看上師爺家的公子，纏著娘替妳設法，不要牽拖到我身上！」她不扛不該她背的鍋。她沒說的是，蔡氏原先是想算計盛丹丹的，是媒婆過來點了盛踏雪，這才由她頂了沖喜新娘的缺。

從頭到尾沒說半句話的盛丹丹低垂著頭，眼光閃過一抹複雜，她很清楚半個月前大房設計的媒人相看是自己逃過一劫。

盛踏雪冷眼看著開始互揭瘡疤、狗咬狗一嘴毛的兩姊妹，她不過輕輕一挑唆，她們就不隱瞞的全部抖出來，擺明就算大房這樣，自己一家人也對抗不得。

憑什麼自己就該被這些人算計？

盛踏雪啊盛踏雪，妳以為脖子往繩子上一吊就沒事了？妳是沒事了，卻留下爛攤子給我這重生的後來者。

看來徐徐圖之真的圖不了什麼，她不是正想找機會將事情鬧大？眼下這姊妹倆不就給打瞌睡的她送枕頭來了。

盛踏雪心思飛快的轉了一圈，嘴角一撇，忽然就淚流滿面了，捂著臉，嘴裡嚷嚷著，「我不活、我不活了，原來大伯娘是這樣算計我的，我說什麼也是她的姪女啊，憑什麼大姊姊就能有好姻緣，卻拿我去換錢……」

她跌跌撞撞的往前跑去，哭得那一個委屈啊，天都要下六月雪了。

阿瓦一下懵了，姑娘是怎麼回事？

她忽然想起當初姑娘會上吊，也是被大姑娘和二姑娘給激的，那天姑娘也是這樣

又哭又叫，然後當晚就吊了脖子……

她全身一陣激靈，姑娘不會又讓大姑娘和二姑娘給刺激得想不開，再尋死一回吧？

沒多細想，她提起裙子匆匆追趕上去。

姑娘，千萬不要又想不開啊！但是姑娘為什麼邊跑還邊把自己的頭髮弄得凌亂不堪？接著還回過頭，擠眉弄眼的示意她跑慢一點？

最讓阿瓦瞠目結舌的是，姑娘奔往的可是稍早她特別說的種滿粉桃、老夫人獨居的院子耶，姑娘不是向來怕老夫人怕得連正堂都不肯進？

Crescent Family